

引文格式: 周旭海. 东亚农业模式下耕地“非粮化”问题: 演进、成因及对策[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 19(6): 146-152. DOI: 10.12371/j.ynau(s).202506044

东亚农业模式下耕地“非粮化”问题: 演进、成因及对策

周旭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 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东亚国家耕地资源稀缺, 粮食自给率不占优势, 仅依靠提高粮食单产实现粮食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在全球粮食供应风险上升的背景下, 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成为其必然选择。纵观东亚代表性国家种植结构调整趋势, 日本和韩国由于长期实施大米限产保价政策, 耕地“非粮化”问题愈演愈烈, 中国则通过结合行政约束和激励约束, 实现了由“非粮化”向“趋粮化”的结构性转变。需注意的是, 东亚农业模式下“非粮化”问题存在一系列内在驱动因素, 包括劳动力非农转移改变农户种植偏好、地权稳定性改善产生投资激励效应、耕地流转“内卷化”阻碍规模效益提升。为稳妥处置该问题, 应健全农户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政策目标顺利转化为农户的自觉行动。

关键词: 粮食安全; 东亚农业模式; 耕地“非粮化”; 种植结构

中图分类号: F 32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25) 06-0146-07

The “Non-Grainization” Problem of Farmland under East Asian Agricultural Mode: Evoluti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ZHOU Xuha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the “ballast stone” for sustained and st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farmland resourc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scarce, and the grain self-sufficiency rate is not dominant,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table and increased grain production only by increasing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sing global food supply risk,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urb the “non-grainization” problem of farmland. Looking at the adjustment trend of planting structure in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he “non-grainization” problem of farmlan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Japan and Korea due to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rice production restriction and price protection policy, while China has realize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non-grainization” to “grainization” by combining administrative constraints and incentiv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a series of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non-grainization” problem of farmland

收稿日期: 2025-06-13 修回日期: 2025-09-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战后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历史、理论与政策研究”(21BGJ057);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日本重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逻辑、困境及镜鉴”(ZKJC252609)。

作者简介: 周旭海(1995—), 男, 湖南桂阳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



under East Asian agricultural mode,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farmers' planting preference caused by the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the investment incentive effect caus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ownership stability, and the "involution"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that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scale benefits. To handle this problem proper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farmers' income from grain production, so that the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grain planting area can be smoothly transformed into farmers' voluntary actions.

Keywords: food security; East Asian agricultural mode; "non-grainization" of farmland; planting structure

粮食安全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尤其是对于人多地少和粮食需求量大的东亚国家而言，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有极端重要性。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并未建立起稳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除大米外的粮食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粮食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较弱，其中日本近期更是深陷“米荒危机”。中国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阶段，虽粮食自给率明显高于日韩，依然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面对极端气候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粮价波动加剧等多重挑战，加强耕地保护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追求。为充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中国对于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将其作为强化耕地保护和提升的重要任务。

基于东亚农业模式的视角系统剖析耕地“非粮化”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方向和节奏，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与该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支：一是关于日韩两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现状及政策^[1-3]；二是关于中国耕地“非粮化”问题的特征及成因^[4-6]。当前从东亚农业模式层面对耕地“非粮化”问题展开国别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仅个别文献归纳了日本不同时期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治理策略^[7]，而东亚各国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进和成因存在哪些异同点尚不明晰。本文相比已有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东亚农业模式区别于其他农业模式的特征出发，阐明东亚国家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必要性；二是比较中日韩三国耕地“非粮化”问题演进的典型事实，厘清背后的政策影响；三是从农户层面分

析东亚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内在驱动因素，进而就妥善处置该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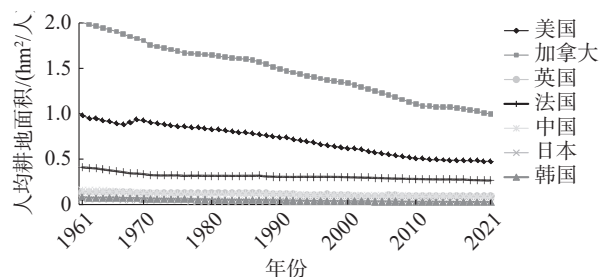
一、东亚国家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必要性

（一）耕地资源稀缺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了后发赶超。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人多地少的初始禀赋条件给东亚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增添了难度。由于农耕文明已稳定存续数千年，东亚地区成为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加之山地和丘陵面积在东亚国家国土面积中的占比较高，东亚国家的人地关系十分紧张^[8]。如图1所示，东亚代表性国家与北美、西欧代表性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差距(英国除外)，但各国人均耕地面积基本呈现下降趋势。鉴于农业现代化初始禀赋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欧美发达国家可供东亚国家直接借鉴的农业现代化经验相对有限。考虑到追求土地生产率提高相比劳动生产率更容易，为满足本国庞大的粮食消费需求，东亚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农业发展的重心放在了提升粮食单产上。

（二）粮食自给率不占优势

在当前农业生产成本上涨、资源环境约束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1 北美、西欧、东亚代表性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

紧和国际形势愈加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源匮乏的东亚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紧迫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粮食自给率是衡量粮食安全程度的重要指标,与北美、西欧代表性国家相比,东亚代表性国家粮食自给率不占优势。如表 1 所示,美国、加拿大、法国能够确保粮食完全自给。而东亚代表性国家中,仅中国能做到粮食基本自给,日本和韩国的粮食自给率只能维持在 20%~30% 的水平。不可否认,粮食自给率的绝对水平会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对于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而言,要使粮食生产完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自然面临着比北美、西欧国家更大的难度。但与此同时,资源禀赋并非一国粮食自给率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粮食自给率与日本、韩国粮食自给率之间的显著差异便是典型例证。但需注意的是,近年美国、加拿大粮食自给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日本粮食自给率出现了止跌反弹的迹象,中国粮食自给率则有所下降,进而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也万不可掉以轻心。

(三) 粮食单产增长放缓

全球粮食供应新形势对东亚各国粮食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断追求粮食生产的新突破,才能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进一步而言,一国粮食总产量主要取决于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这两个指标。事实上,东亚代表性国家的粮食单产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该指标的持续提高必然会受到技术和资源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未来各国仅依靠提升单产实现粮食增产面临较大难度。如图 2 所示,尽管早年中国、日本、韩国粮食单产均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但近年来该指标增速已明显放缓,三国粮食单产均保持在 6000 kg/hm² 左右的水平。这一数字与北美、西欧代表性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世界银行数据显

示,2022 年,美国、英国、法国粮食单产分别为 8071.7 kg/hm²、7720.1 kg/hm²、6654.9 kg/hm²,气候寒冷的加拿大粮食单产则仅为 4078.7 kg/hm²。从该指标的增长情况来看,前述国家中仅有美国实现了明显增长。基于此,东亚代表性国家应通过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力实现粮食增产。又由于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面积极为有限,作物安排存在优先序,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成为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的必然选择。

二、东亚代表性国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进

(一) 日本:耕地“非粮化”引发“米荒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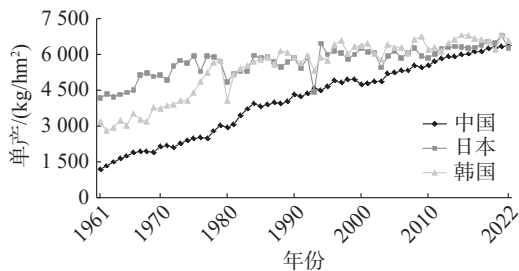
尽管日本粮食自给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极低的水平,但由于粮食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其能够做到大米基本自给。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饮食结构趋于西化和多样化。作为日本民众主食的大米,其人均消费量在 1960—1990 年下降了近四成。20 世纪 70 年代初,面对大米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以及农协维护农户种植利益的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减反”政策。其内容是引导农户通过休耕或改种其他作物来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从而维持大米价格,遭受损失的农户可以按面积获取补贴。随着大米生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日本政府对“减反”政策的补贴标准做出了相应调整,并于 2018 年正式废除该政策,但农户的行为惯性仍然存在。该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大面积耕地被用于种植花卉、蔬菜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较为直观的作物,而供给尤为不足的小麦和大豆等作物种植面积未有明显增加。由此引发的结果是,“非粮化”成为耕地种植结构的主要调整趋势。如图 3 所示,1970—2000 年,日本粮食作

表 1 北美、西欧和东亚代表性国家的粮食自给率(3 年移动平均)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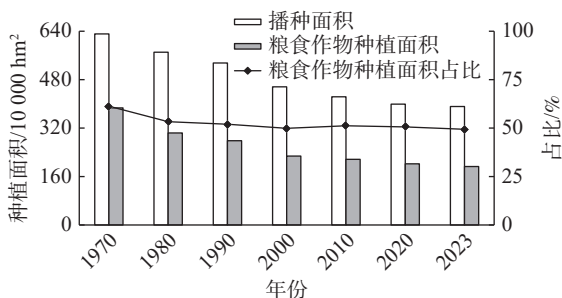
时间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2014—2016年	118.8	199.9	85.9	203.2	30.1	25.6	95.3
2015—2017年	119.7	185.3	84.7	195.9	29.6	26.0	95.0
2016—2018年	121.6	179.6	80.2	199.3	28.7	25.2	95.5
2017—2019年	121.6	184.2	78.8	166.7	29.9	24.7	95.8
2018—2020年	121.7	181.8	74.7	199.7	31.3	23.0	95.3
2019—2021年	122.2	273.8	74.9	187.8	33.3	23.1	93.1
2020—2022年	123.1	263.0	73.2	202.5	33.1	22.1	91.2

注:表中的粮食自给率为谷物自给率,采用下式计算得到:谷物自给率=100%-谷物进口依存率。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 2 中国、日本和韩国粮食单产的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图 3 日本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

物种植面积及其占比均呈持续下降趋势，耕地种植结构呈现明显的“非粮化”趋势。2000—2023 年，日本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继续下降，其下降速度有所放缓，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则稳定在 50% 左右的水平。极端气候导致大米产量下降，加之农协垄断大米流通，2024 年夏季以来，日本米价屡创新高，多地“米荒危机”持续上演，可见“减反”政策给粮食供应链韧性带来了长期负面冲击。

(二) 韩国：耕地“非粮化”趋势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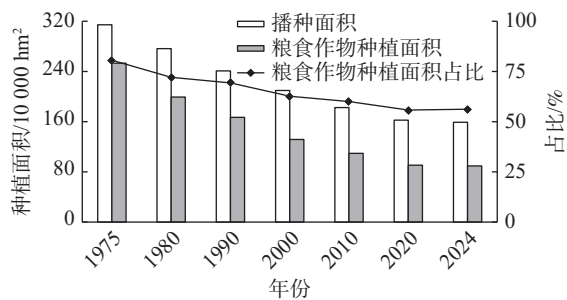
韩国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日本颇为相似，其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同样对第一大口粮作物的种植面积施加严格限制。为扭转大米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避免高库存引发大米价格下行，韩国对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的农户采取激励措施，农户由此转向增加饲料作物、油料作物等高收益作物的种植面积。例如，韩国农业、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曾设定目标，2023—2024 年度将水稻种植面积由 727 000 hm² 减少至 690 000 hm²，相较 2022—2023 年度减少 5.1%。2024 年 12 月，韩国开始实施长期大米改革计划，提出 2025 年将水稻种植面积减少 80 000 hm² 的目标，并计划到 2030 年限制垦区种植水稻。由于供给不足的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未有明显增加，“非粮

化”同样成为韩国耕地种植结构的主要调整趋势。如图 4 所示，1975—2024 年，韩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其占比基本呈持续下降趋势，耕地“非粮化”趋势显著。2024 年，韩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已降至 56.2%，这一水平与日本十分接近。

(三) 中国：耕地“非粮化”转向“趋粮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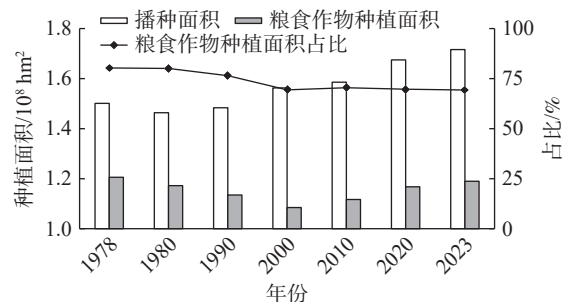
以 2000 年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分为两个阶段。如图 5 所示，1978—2000 年，中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其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耕地种植结构朝“非粮化”方向调整，这与同时期日韩两国的情况具有相似性。2000—2023 年，中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持续上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总体平稳，表明耕地“非粮化”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这与同时期日韩两国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2023 年，中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为 69.3%，大幅高于日韩。

从政策因素来看，正是在 21 世纪初，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起到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作用。第一，2004 年，中国开始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政策。第二，2004 年和 2006 年，中国在粮食主产区分别开始对稻谷和小



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厅。

图 4 韩国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5 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

麦这两个重点粮食品种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三, 2006 年, 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此外, 与日韩相比, 近年中国也明显更加重视耕地“非粮化”治理, 并经历了认识逐步深化、政策表述不断优化过程。2020 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强调充分认识通过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防止耕地“非粮化”, 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细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 合理安排恢复时序。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总体来看, 中国耕地“非粮化”治理注重兼顾行政约束和激励约束, 形成双重保障机制, 实现了从初期的总体管控向现阶段的精细管控的转变。

三、东亚农业模式下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成因

(一) 劳动力非农转移改变农户种植偏好

东亚农业模式的形成条件包括稠密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由于没有相对于其劳动力而言适度规模的耕地, 农户往往会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将过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细碎化的耕地上。即使是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日本和韩国, 现阶段小规模家庭经营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农地规模化进展缓慢的背景下, 随着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农业劳动力呈加速转移趋势。如表 2 所示, 东亚代表性国家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北美和西欧代表性国家。其中, 中国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阶段, 农业劳动力数量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劳动力非农转移可能引发耕地“非粮化”的首要原因在于, 粮食作物种植的比较收益偏低, 随着非农就业成

为农户增收的主要途径, 粮食增产对农户增收的重要性相应下降, 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难免受到冲击^[9]。同时, 劳动力非农转移将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 缓解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进而农户有动力将农业生产重心转向总体投资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

(二) 地权稳定性改善产生投资激励效应

与粮食作物相比, 经济作物生长周期更长, 投资周期也更长, 农户在进行种植结构决策时会重点考虑长期投资的可行性。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地权稳定性的改善能够降低农户离农失地的风险, 激励其增加长期投资。东亚代表性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初期均存在地权稳定性欠缺的问题, 由此极大地限制了农户的要素配置空间。为激活农村资源要素, 稳步推进耕地流转, 各国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 均重视赋予农户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尽管各国土地产权制度不尽相同, 但耕地流转的推进并非必须以土地私有产权为前提。事实上, 由于小农户对自家耕地向来有着较强的依恋情结和较高的资产保有意识, 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东亚代表性国家的共识^[10]。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化, 耕地调整的制度风险明显下降, 农户相比以往更愿意种植市场风险较高和劳动力需求较高的经济作物。

(三) 耕地流转“内卷化”阻碍规模效益提升

耕地流转是东亚农业模式下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直接途径, 转入耕地带来的规模效应会促使农户将更大比例的播种面积分配给粮食作物。然而, 在转入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 农户难以有效获取种粮规模效益, 最终其可能将种植结构朝“非粮化”方向调整。换言之, 耕地转入面积与农户种粮决策之间存在“U”形关系。现阶段,

表 2 北美、西欧、东亚代表性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单位: 万人; %

国家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22年	复合年均增长率
美国	317.7	245.4	248.8	274.3	269.5	266.6	-0.8
加拿大	38.2	35.2	31.5	30.1	28.7	25.7	-1.8
英国	42.7	40.4	36.1	36.2	34.2	33.5	-1.1
法国	101.5	93.0	78.1	74.1	64.5	74.2	-1.4
中国	35 526.9	33 003.3	27 393.2	21 338.4	17 348.6	16 988.3	-3.3
日本	319.5	275.2	247.6	223.4	209.1	206.8	-2.0
韩国	239.5	183.5	157.5	140.2	147.6	155.2	-2.0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耕地流转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但农户平均耕地经营面积未实现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流转规模过小，形成了流转“内卷化”的局面^[1]。一方面，东亚国家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土地细碎化严重，农田整治难度大、成本高；另一方面，东亚国家耕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土地承担着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部分潜在转出户惜地如金、流转积极性不高。面对耕地租金持续上涨的压力，转入户为弥补流转成本和最大化种植收益，会倾向于将更大比例的播种面积分配给经济作物。反过来看，由于经济作物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粮食作物，其最优种植规模存在上限，如果农户能够转入集中连片的耕地，便会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2]。

四、稳妥处置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粮食供应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东亚国家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助力粮食增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若任由耕地“非粮化”问题蔓延，则可能会造成对粮食生产前景的过高估计，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日本“米荒危机”的一大教训在于，应避免非市场化的减耕削弱粮食产能，着力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有效应对粮食安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处置耕地“非粮化”问题要稳妥，这主要是因为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从理性小农的角度出发，种植结构决策是经济导向的，即根据种粮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的高低，决定将多大比例的耕地用于种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国家稳妥处置耕地“非粮化”问题的关键便在于确保农户种粮“有利可图”。这意味着不能仅依靠行政命令下指标、定任务，而是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合理保障农户种粮收益，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政策目标顺利转化为农户的自觉行动。结合东亚农业模式下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成因，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健全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一）优化粮食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保障体系

粮食价格支持方面，适当延长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定价周期，稳定农户种粮收益预期，并依据生产成本和国内外供求变化，保留最低收购价灵活调整空间。统筹抓好政策性收购和市场性

收购，完善信息发布、政策咨询、预约收购等服务，引导农户种粮增收由“靠产量”转向“靠质量”，促进形成优粮优价收购机制。粮食补贴方面，加大种粮农户补贴力度，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给实际种粮者，鼓励各地探索与农资价格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实效性，围绕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做好政策兑付再设计，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保护责任相挂钩机制，以农机作业量为导向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粮食保险方面，推进主粮保险扩面提标，健全粮食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政策险+商业险+附加险”多层次产品体系，提升产品开发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加快实现由保成本向保收入过渡。依托数字技术改善承保决策过程和强化理赔信息共享，引导保险机构完善农业保险查勘制度，有力化解理赔难、理赔慢问题。

（二）构建粮食规模经营支持体系

聚焦两大重点主体和两种发展形式，推动种粮适度规模经营，即种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着力完善种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抵押担保、设施用地等政策，加大粮食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力度，探索多途径建立种粮利益联结机制，纵向延伸粮食产业链条。引导种粮积极性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小农户通过流转土地成长为家庭农场，鼓励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参与组建农民合作社，以及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组建联合社和办企业，支持种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股份合作、订单收购、盈余返还等形式，带动农户分享种粮收益。因地制宜推动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为粮食生产提供多样化社会化服务，以数字化创新探索粮食生产“大托管”服务模式，加强粮食加工和仓储物流设施建设，依托标准化服务提高粮食产品质量。打造以县域为农综合服务平台为枢纽、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为骨干的服务网络，集聚农资配送、农机租赁、农技推广等服务功能，支持服务主体组建跨区域服务联盟，实现农忙期服务资源的有机整合、统筹利用。

（三）打通粮食生产效益提升堵点卡点

首先，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破解耕地细碎化难题，助推粮食生产节本增效。依据不同区域、地形分类，落实差异化建设标准和投

资补贴标准,分阶段逐步加大对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各地立足自身基础条件,合理规划阶段性建设目标和任务,积极推动投融资机制创新,构建以财政资金为保障、金融和社会资本协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坚持高标准农田“建管护”并重,紧密衔接日常维护和专项管护,运用市场化金融保险工具强化风险管控,通过培训提高农户参与长效管护的意识和能力。其次,扎实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升耕地市场化配置效率,为粮食规模经营注入更大动能。加强耕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合同备案、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土地承包管理信息数据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撂荒地种粮。健全耕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鼓励各地综合考虑经济条件、土壤肥力、基础设施等因素,建立流转指导价定价机制,引入合规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价格评估,确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区间。

[参考文献]

- [1] 姜长云,李显戈,董欢.日韩两国谷物自给率下降的过程、原因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93. DOI: 10.13246/j.cnki.iae.2014.01.014.
- [2] 姚毓春,夏宇.日本、韩国粮食安全现状、政策及其启示[J].东北亚论坛,2021,30(5):83. DOI: 10.13654/j.cnki.naf.2021.05.006.
- [3] 周旭海.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演进及治理:基于中日韩三国的分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5,38(5):82. DOI: 10.19676/j.cnki.1672-6995.001040.
- [4] 孟菲,谭永忠,陈航,等.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土地科学,2022,36(1):97. DOI: 10.11994/zgtdkx.20211206.092159.
- [5] 万世花.“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及效应阐明[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17(6):89. DOI: 10.12371/j.ynau(s).202305110.
- [6] 张红军,杜晨昕.安徽县域耕地非粮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5):135. DOI: 10.12371/j.ynau(s).202405144.
- [7] 肖盼晴.日本耕地非粮化问题的演变与治理策略[J].现代日本经济,2024,43(3):25. DOI: 10.16123/j.cnki.issn.1000-355x.2024.03.003.
- [8] 王文龙.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5(9):70. DOI: 10.16158/j.cnki.51-1312/f.2015.09.008.
- [9] 辛岭,蒋和平.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性研究: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6(2):45. DOI: 10.13246/j.cnki.jae.2016.02.005.
- [10] 胡霞,周旭海.日本防治耕地撂荒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布局[J].亚太经济,2022(1):59. DOI: 10.16407/j.cnki.1000-6052.2022.01.013.
- [11] 匡远配,陆钰凤.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陷阱及其出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8(9):33. DOI: 10.13246/j.cnki.iae.2018.09.005.
- [12] 张宗毅,杜志雄.土地流转一定会导致“非粮化”吗:基于全国1740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5(9):63. DOI: CNKI: SUN: JJXD. 0.2015-09-007.